

第六十一回 路祥雲金殿吟詩 蘇大娘王府傳語

卻說安知縣再問項氏曰：「前年忠孝王父子得勝回朝，榮顯王爵，天下周知，小姐何不早言，重到此時方才說明呢？」項氏曰：「奴家前日守節逃遁，官料必死。雖然知忠孝王封王，未聞尋妻之事，疑是無情，故甘心守節終老，不願嫁負義之徒。今見了恩詔，知是忠孝王有義，奏請朝廷，故有此詔；奴家若不說出，恰是負義欺君。」安知縣稱道曰：「小姐果然有志，待卑職稟明上司，同項員外送小姐進京。」項氏謝曰：「多蒙貴縣盛情，後當重謝。」安知縣曰：「卑職怎敢望謝，但求令尊老大人並忠孝王父子日後照拂，便感恩不盡。」項氏曰：「這個自然，不須叮囑。」

正言間，項隆從內部出來，項氏曰：「煩爹爹備酒款待縣主。」項隆即請知縣回到前堂，家人呈上酒席，項隆與知縣同飲，商議進京的事情。項隆曰：「孟小姐在我家多年，猶如己女；願賠萬金妝嫁，方遂吾願。老父台進京路費，治弟一力擔承，無庸過慮。」縣主大喜，所有跟隨的人役篋爵賞發糧食，是晚就在項家住宿。

次早，知縣辭別回衙，即具書信呈上司，稟稱欲送孟小姐還京。巡撫即遣署印官代理縣事。安知縣通知項隆，即便備水香車以及妝嫁，並辦金條；以備進京費用。知縣又點了二十名健步護送起程。侯五夫妻並女婢秋素跟隨進京，不表。

且說江夏縣知縣送了路祥雲於二月二十二日到京，尋客館安歇。」次早，囑路氏面君，須要小心。梳洗畢，即便上車。廉知縣同龐福送到午門，知縣先詢午門官說明備細。午門官上殿奏曰：「啟上陛下，今有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廉知縣奇文奉送孟士元之女孟氏至京，現在午門外候旨定奪。」帝大喜曰：「孟氏到京，寡人恰亦欣喜，速宣廉知縣進朝。」午門官宣廉知縣上殿，朝見畢，帝傳問委曲，廉知縣細把龐福出首等情奏明。帝令宣孟氏進朝。路祥雲上殿俯伏。帝傳旨平身舉頭，路氏奏曰：「天威在上，怎敢舉頭。」帝曰：「赦卿無罪，只管抬起頭來。」路祥雲把頭略舉，成宗仔細一看，見路氏雖有容貌，但身材瘦薄，雙眉鎖結，諒是窮家之女，不怕死罪，前來欺君。惟是眉清目秀，大約聰明絕世。暗想：「如果發回，豈不被人笑話，難以嫁人？不若勸忠孝王收留，亦是好事。」即回答武憲王父子及孟士元父子曰：「朕昔年迫走孟氏，心甚不安。今幸回來，卿等可擇日成親，朕亦喜悅。」按孟士元聞廉知縣奏請孟氏回朝，暗笑女流亦貪榮華，不過一個王婦之位，連砍頭的罪案亦敢做出，怪不得女兒貪圖首相榮顯，不肯改裝。一聽聖諭，位跪奏曰：「臣的女兒容貌絕世，此女容貌平常，實非臣女，臣不敢冒認欺君。」忠孝王辦跪奏曰：「巧臣雖不識孟氏面貌，但孟氏臨逃曾自畫一幅形圖，掛在家中。此女不似畫圖十分之一，必是假冒，請旨究辦欺君的大罪。」帝笑曰：「忠孝王休錯了主張，自畫形圖，必有裝飾，怎能相似。」又向孟士元曰：「孟公須看仔細，誰敢假女欺君。」孟士元奏曰：「臣雖不才，難道連親女亦認不出真假麼？」遂向路氏喝曰：「何人設計，叫你欺君？從實說明，免你死罪。」

原來路祥雲見忠孝王的美貌，暗喜道：「若得配親，心意足矣。」又恨龐福淺見，若知他父兄在朝，豈可前來欺君？只得勉強俯首，垂下凡點淚來，向孟士元曰：「只因路秀才與龐福俱係貧窮，女兒受盡饑寒，因此形容憔悴，怎說不是女兒？」孟士元暗恨不已：「不相認還敢冒認強辯！」因問曰：「既是吾女，請問你女婢何在，怎不同來呢？」路氏答曰：「女婢榮蘭，在路秀才家中受不過饑寒，已走多時了。」孟士元愈惱：「小小女流，卻敢強自爭辯。」奏曰：「臣女詩文皆精，看他可能吟一首詩？」帝尋思此女生得聰明，或能吟詩，亦未可知。遂問道：「孟氏，你父叫你吟詩一首，但受苦心亂，未知可能吟否？」路氏感帝寬宏：「說出此話，明是恐奴敗露。」即奏曰：「臣妾雖受苦多年，而詩文尚能完篇。」帝暗喜果然聰慧，便著內監取文房四寶，擺在金階之上，令孟氏跪在階下題詩。

內監取出，鋪設停當。路氏奏曰：「請陛下命題。」帝以出了題目恐其難作，乃曰：「不必命題，將就吟一首就是。」路氏又奏曰：「無題卻亦難作。」帝知必飽學，乃曰：「就以你潛逃至今日相會為題罷。」路氏領旨，磨墨揮毫。不須臾，詩已題畢，跪呈內監，接放案上。帝見上寫道：

九重丹詔忽催婚，舊事淒涼不忍論。萬里雲山為旅客，三年荆布隱蓬門。明珠辭浦悲還郡，草木逢春喜受恩。今日可憐憔悴盡，天性惠愛必須溫。

帝看畢，傳旨群臣看過，方對孟士元曰：「此女才學敏捷；果是你女無疑矣，必因老眼昏花，以是難辨。」孟嘉齡跪奏曰：「此女實非臣女，敢來欺君，望陛下嚴刑究辦，以嚇後來。」帝曰：「此必因苦，貪圖富貴，既有才學，可從寬免究。」遂笑問路氏曰：「朕擬將你配與忠孝王為妾，你道朕斷秉公麼？」路祥雲大喜，慌忙跪下曰：「叩謝陛下洪恩，果然秉公。」帝大喜，即向忠孝王曰：「朕若將此女發回，誤其終身，今賜卿為妾罷。」忠孝王心中不悅，忙跪辭曰：「臣非好色之徒，若娶此女，深負孟氏節義。此女膽敢欺君，還求陛下重辦。」成宗沉吟一會，曰：「朕令此女回去，名聲不好，著內監引入萬壽宮，服侍太后。」太后後來見其勤謹，著成宗納為偏妃，亦是路氏有福，這是後話，不表。

當下帝思龐福敢於欺君，即傳旨召刁民龐福進朝，午門官出朝宣召。按龐福見路氏入朝許久，心中諒恐，聽得「刁民」二字，驚得滿身冷汗，勉強入朝，俯伏跪下曰：「子民龐福朝見。」帝厲聲曰：「爾一介小民，怎敢來假冒孟氏欺君？」龐福奏曰：「此事是孟氏叫子民報知縣主，子民實不知其詳，乞赦欺君之罪。」連連叩頭。帝曰：「朕念她有才貌，從寬免究，仍賞你白銀二十兩回去罷。」龐福叩頭謝恩。內監即取二十兩銀子，交與龐福。帝又問廉知縣曰：「你失察冒奏，亦屬有罪，今二體從寬免究。你回原任，不許與龐福爭論，如違重處。」廉知縣領旨。成宗退朝，俱稱天子大度，不計小過。

廉知縣回寓，埋怨龐福敢於冒險，幾斷送他七品前程，又累他費了數千銀兩。龐福自思往還路費，不下百兩銀子，險喪性命，自覺無顏，星夜回轉家鄉，又恐縣主報怨，且惹人恥笑，遂連夜搬往遠方，這是不守本份的報應。

且說武憲王父子回府，少王便將湖廣假孟氏的事情告知太郡，太郡曰：「幸不被其混過。」少王曰：「他與形圖毫不相似，豈能混人。」老王曰：「雖如此說，但形圖乃孟氏自繪，諒必有些裝點，難以惟信。世上哪有如此美麗的女子？」少王曰：「鄙恩師的容貌且勝畫圖，怎說女子無此美貌？」老王曰：「鄙相乃山川靈秀之氣蘊結而成，誰能比他？」劉氏曰：「聞得韓夫人已不怕風，方氏嘔吐已好，何不請蘇大娘來問個明白，免得狐疑。」太郡稱是。就著家將帶帖押轎，往孟府請蘇大娘回來。

家將領命，來到孟府，向把門人說明。當下孟府滿門正說湖廣假冒的事情，忽女婢報曰：「把門人報稱：蘇大娘已回來了。」

大娘回去。」大娘曰：「夫人婆媳俱已平安，老身理當回去。」韓氏曰：「諒亦為著假孟氏，別無甚事。今日天色將晚，來早回去罷。」遂令女婢把帖交與來人，囑他回去說，蘇大娘來早便歸。女婢退出。

次早，備席與大娘踐行。韓氏囑大娘道：「切不可說小女的事情。」大娘曰：「我從不多言，只怕瑞柳多嘴，以致洩漏機關。」即囑瑞柳曰：「小孩子，凡事切不可多言。」瑞柳曰：「小婢不知什麼，怎好多言？」尋思若回王府，立即說明，使江三嫂失勢。

蘇大娘辭別上轎，瑞柳跟隨，來到王府，見禮坐下。茶畢，大娘曰：「韓夫人婆媳已好多日，老身久欲回來。」又說些閒話，太郡方問曰：「昨日湖廣假孟氏的事情，你必知道。」蘇大娘曰：「昨日孟老爺亦曾說過，不意一個女子貪圖富貴，亦敢罔法，豈不可笑？」武憲王曰：「我們疑孟氏的形圖必有裝點，特請姻母回來，且問孟小姐果然貌似畫圖否？幸勿隱瞞。」大娘曰：「孟小姐容貌雖像畫圖，然形圖只畫面貌，不畫舉動，焉能描出秋波活潑，言笑百媚？活人勝圖多矣。」少王歎曰：「我只道貌不及圖，誰道貌更勝圖。俺皇甫少華福薄，不能消受嬌妻，實為可惜。」

瑞柳立在蘇大娘背後，笑向忠孝王指著蘇大娘連丟眼色。忠孝王知必有故，即喚瑞柳曰：「你無故嬉笑，莫非孟小姐有蹤跡麼？」瑞柳大笑曰：「孟小姐聞已相會。」大娘吃了一驚，怒睜雙目，注視著瑞柳。那瑞柳愈笑曰：「小婢斷不敢說，大娘何必發怒？」老王夫妻並少王齊聲曰：「大娘好得忍心！孟小姐既已相認，還阻擋女婢不說，真是不該。」蘇大娘只得說：「不是老身秘密，奈孟小姐有約，倘漏風即不相認，孟公夫妻叮囑不多說。」忠孝王問曰：「孟小姐今在何？」大娘曰：「孟小姐就是鄴丞相。」忠孝王聞言，驚喜欲狂，曰：「怪不得鄴相前日說，三年之後，管叫孟氏相會。但不知如何相認？」

蘇大娘就把二月初一日診脈，初五日韓夫人詐昏相認的情由說明。忠孝王曰：「鄴相待我恩深，何不早完親呢？」大娘曰：「孟小姐本欲早認，因猶恐劉捷報怨，後來怪你娶妻，用了半朝鸞駕，八擡金轎，又不稟明師長，父子自奏朝廷，心中不悅，所以不肯早認。」忠孝王聞言，始悔父母迫他娶妻，反使無妻，即答曰：「我雖娶劉氏，但孟氏的畫圖封諧常供奉中殿，夜伴形圖獨宿。岳母何不代予告訴？」大娘曰：「韓夫人非不代說，但孟小姐要再做二三年右相，報答主上厚恩，然後設計改裝。今若相認，即有四條大罪。」

少王曰：「四條什麼大罪？」大娘曰：「欺君罔上，戲侮朝臣，變亂陰陽，誤人婚姻。這四款大案，死罪難免。」老王夫妻點頭曰：「這四條果然利害，但三年之後，仍不能免，不如早求開赦。」劉燕玉大喜，向少王作禮曰：「恭喜郎君，孟小姐指日可會。」少王揖答曰：「難得夫人賢德，終身亦可完就了。」並向眾人曰：「這位孟小姐成就我滿門富貴，乃我們之大恩人也。」眾各稱是。

惟有江三嫂立在旁邊，怒視瑞柳多言。瑞柳心知其意，即便他怨恨何妨，又向前曰：「連義烈夫人亦在目前。」就把春燕送看前去，認出梁夫人即是蘇小姐的話說明。太郡曰：「我不信世上有這等湊巧之事！」大娘曰：「這是春燕奉承的言語，難以相信。小女若有此福，不至離胎一月即便流落人家了。」少王曰：「此事我亦不信，但孟小姐既言怨我，趁他如今在闈，待我往求岳丈父子，同我們父子來早奏求朝廷開赦，得以完親，豈不是好。」大娘曰：「少王不可性急，且候孟小姐出闈後相商方好。」少王曰：「不可，孟小姐怨我娶妻喧鬧，若與他商議，反為不美，乘他不在朝啟奏為妙。」老王曰：「我兒說得有理，速速往見孟親翁，商議來早進表，奏請赦罪改裝。」少王稱是，連忙上馬來到孟府。

孟嘉齡接入後堂，適值孟士元夫妻俱在堂上。忠孝王見禮坐下，對士元夫妻曰：「小婿迫於君父之命，娶劉氏，不料令愛見怪，岳父母又隱密不言，小婿一向如在夢中，今方知道。」孟士元夫妻知是蘇大娘所說，答曰：「不是我夫妻隱瞞，奈小女一再囑咐，故不敢言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小婿欲上表求赦令愛改裝完親，特來稟明。」士元曰：「這個且慢，此表上後，即有欺君四條大罪。」忠孝王曰：「雖有大罪，緣救小婿，不得已而欺君，並非賣弄才學；自進朝以來，又未曾犯案誤事。岳丈父子並小婿父子苦奏哀求，朝廷寬洪，定蒙赦罪，改裝完親。」士元喜曰：「此言有理，來日一同保奏。日後小女出闈繳旨，就好改裝，免得許多言語。」韓氏曰：「不可太急，候小女出場商議，才保無事。」忠孝王曰：「不可，令愛既怪小婿娶了劉氏，鸞駕奢華，似乎不留他的地位，必難商議；寧可乘他在闈，預先上表，免費口舌。」士元曰：「說得是。」

未知上表之後主何吉凶，請看下回分解。